

【流光碎影】

□刘伟

“文革”前的上世纪60年代我正处在儿童岁月,那时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。有一次看的是露天电影,即现在的济南第一工人文化宫,在院落的最西边有片很大的空场地,用砖头水泥砌成一排排低矮的跺道,给观众当座位。记得在那儿看过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片《猪八戒吃西瓜》和木偶片《小哥俩》。还有就是在大观园电影院看过我国的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电影《魔术师的奇遇》,是由陈强主演。

后来随父母下放到农村,就只是看露天电影了。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批复映的老电影,如《南征北战》《铁道卫士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。五年后返城,已是70年代中期,进电影院的机会比较多了,记得有《春苗》《决裂》《反击》。

那时也引进一些外国电影,但都是当时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电影,如罗马尼亚的《叶塞尼亚》,北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《摘苹果的时候》《看不见的战线》,阿尔巴尼亚的《第八个是铜像》等。人们当时的流行调侃是: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,越南电影飞机大炮,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,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。”

“文革”后粉碎四人帮,解放了一大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优秀电影,那可真是一次精神的饕餮盛宴。我那时已进厂参加工作,我师傅也是一个影迷,对孙道临在《家》《早春二月》里的扮演,对王心刚军人的扮相,都是赞不绝口。记得我师傅看完《早春二月》,在车间看着厂房窗外的春柳,喃喃自语:春天来了,多么美好的青春啊。他那时未婚,正处在谈恋爱时期。《大浪淘沙》有许多镜头是在济南拍摄的,有我们熟悉的老火车站,北关车站东邻——那是我们工厂的一个货场,我

大银幕下的流光岁月



在那儿干过,能在影片里看到便感到格外亲切。

当时我们人手一张二十二位电影明星的标准照相片,四寸大的黑白照,有赵丹、孙道临、王心刚、白杨、王晓棠、王丹凤、于蓝、田华、张瑞芳、崔嵬、陈强、于洋、谢添、上官云珠、秦怡、庞学勤等等,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周恩来总理提议,四大电影制片厂和文化部提名评选出的,也是我国电影界的第一次造星行动,个个大名鼎鼎,如雷贯耳,当时我们崇拜得不得了。

还有凭借一场电影就让我们记住的演员,如《甲午风云》里的李默然,《今天我休息》里的仲星火,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王玉珍,《柳堡的故事》里的陶玉玲,《平原游击队》的郭振清,《青松岭》里的李仁堂、《董存瑞》里的张良。

我们对每个演员在哪一部影片里出演谁都耳熟能详,那个时候,我几乎是每部影片都看了,有些影片看过不止两三次,我们几乎跑遍了济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,看到哪里有新放映的电影,便早早跑去排队买票,去晚了就买不上票了。

在售票口排队,冬天冻得

搓手跺脚,夏天挤一身臭汗。望着长长的队伍,哪怕排上一两个小时亦无怨无悔。那时偶尔也有退票的,但是等票的人多,退票的少,要想卖掉余票,你都不敢声张,因为会围上来一群人,把你那多出来的一两张票都能抢撕了,你不知要卖给谁好。退票者也没有现在的黄牛这般漫天要价,大多数人还是原价,那时的人还比较诚实,不敢倒买倒卖。

坐在影院里,无论楼下还是楼上,座无虚席,人潮慢慢浸满了一个个的空位。随着影院灯光的熄灭,全场的嘈杂声、嗑瓜子声,顿时安静下来。电影放映后,偶有几个迟到者,跟随场内管理员打着手电筒,找到各自的座位。其实有些就是故意等场内暗下来后才来的怕曝光者,这多数是谈恋爱的人。

那时我去得比较多的电影院是旧军门巷的新华影院、火车站南的军人影院、经二纬三路的职工影院、经二纬一路的中苏友好影院(后改名反修、胜利)、共青团路上的中国影院、青龙桥南的解放影院。当然了,十二马路的明星电影院、成丰桥附近的光明影院、

西市场的和平影院、历城区的洪家楼影院,经二纬三路的市卫生教育馆(原小广寒)我也都去过。那时还有一些剧场也放映电影,如大观园商场里的大众剧场,新市场里的天庆戏院,此外还有山东剧院、实验剧场(原北洋大戏院)、大同剧场、铁路文化宫等。

看过大量的电影后忍不住手痒,后来我也写起了电影剧本。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,废寝忘食,后来还真鼓捣出来一个厚厚的剧本,寄给了北京一家杂志社。当然,后来是人家附了热情的亲笔信给退稿了。我还订阅了《大众电影》,每至一年期满便装订成册,对电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体制变迁,进入市场经济时代,我渐渐不再进电影院,改在家里上网看了。六十年代学生票五分钱,成人票一角五至两角五。1988年济南最高达到1.5元。后来涨到2元、3元,等涨到十元以上我们基本就不去电影院了。后来动辄数十元、上百元,就更是不屑一顾了。至于什么票房上亿,也不知道怎么统计的,但那上亿的钱和我们这些老影迷大多没什么关系了。

泉城广场:记忆与遐想

□林之云

爱历下 写历下
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

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wbqst@sina.com

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广场,它是我们的聚会之地。就像过去每一个家庭,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院落,每一个乡间村庄,都有一个打谷场,而广场,就是那院落、打谷场的扩大版。
 城市里的人交出院落和门前空地,正是这些空间和关于它们的遐想与期待,汇聚成城市的广场。它是城市心情的集散地,也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和文化品牌。

济南的泉城广场诞生于上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天,那些日子里,整个城市都变得异常兴奋。此前,这座城市有很多广场,它们形态各异,大小不一,分散各处,或者是历史的温馨遗迹,或者是城市的新生空间。但是,相比于这个生长着的城市而言,它们显得太小了,容量和气魄,都不足以让这个城市开怀大笑。

那一段日子,几乎所有的济南人都来到这里,感受它的宽大,领略它的气势,观赏它的喷泉,濡染它的氛围,融入它的热情、温暖与繁华。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从地面到地下,到处是欢声笑语。

广场上紧挨着大屏幕的,是历史人物画廊,孔子、孟子、孙子、李清照、蒲松龄,他们是这个城市的骄傲,他们是齐鲁之邦的荣光,他们的身影屹立不动,但他们的思想和品行,却像趵突泉水一样,一刻不停地滋养着、润泽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。

音乐喷泉前,最快乐的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,他们是城市里最小的成员。因为生

活在泉城,他们格外喜欢水,当他们看到高大的水柱冲天而去,便发出一片轰然的欢呼;当他们看到喷泉随着音乐忽高忽低,左右摆动,好奇心被调动到极致,有的在喷泉的间隙奔跑、穿梭,即使被浇得浑身透湿,脸上也挂着湿漉漉的笑意。

这里的音乐喷泉与众不同,泉水都是从一朵朵不锈钢塑成的荷花中奔涌而出。那些熠熠闪光的硕大花瓣,本身就是一道风景。我的一个朋友拍过一张照片,深深地吸引了我。一片闪着金属光泽的荷花瓣上,干净明亮,映出湛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。照片构思固然独特,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用心。后来,那位朋友获得了国内摄影最高奖。他一定记得,在他收获美的过程中,泉城广场的金属花瓣曾给过他最初的灵感。

从广场诞生起,每到夏天,那里都会成为欢乐的海洋。从高大的泉标往西,有人在唱歌,也有人在跳舞。有时,大片的空地上还会搭起宽阔的舞台,观众们聚集在那里,观赏演出。还有人用自制的硕大毛笔蘸着泉水,在地上炫耀书法,大大的汉

字在他的身下神奇地出现,又无声地消失。他们的人和字一样,飘逸,生动,充满灵性。

记得有一个场所,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上演一对泉城小学生组合的拉丁舞。那两个孩子跳舞入了迷,得了不少奖,在整个城市小有名气,他们潇洒老练的舞姿总能赢得人们的阵阵喝彩,他们使得这个城市里的大人们陶醉了好久。那时候,整个广场,仿佛成了他俩的舞台。沿护城河往东,依次是对波桥、寿康桥、玛瑙桥和九女桥,它们的名字取自济南的几个名泉。和那些风韵不同的泉水一样,这几座桥也神态各异,像一道道彩虹跨水而过,一到夜里,串串彩灯将它们装点得如梦如幻,宛若仙境。

有一次,一位广州的朋友来访,我们去恒隆广场6楼的餐厅就餐,一进门,他就被迷住了:从宽大的玻璃窗望出去,整个泉城广场尽收眼底。坐在餐桌前,你仿佛就像是坐在广场的半空,广场上那些兴致勃勃的游人宛在眼前。

还有一次,我陪一位外国朋友在护城河北岸的餐厅喝

茶,坐在浓密的树荫下,与泉城广场隔河相望,时尚与温润的氛围在周边氤氲。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,这家掩映在岸边绿树丛中的餐厅,异国情调浓郁,现在已成为许多外国朋友最喜欢的场所。在那里,你可以经常看到金发碧眼的欧美友人相向而坐,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欣赏着济南的美景。

每天,当我从泉城广场身边经过,都会觉得亲切无比;每次,当我在其间散步,都会感觉和在那里的人们亲同一家。

站在那里,向南举目,你能看到千佛山的英姿;走在广场西侧,如果静下心来倾听,你能听到趵突泉潺潺的水声;广场的北邻就是清澈碧绿的护城河,再远一些,大明湖就像是一面镜子,倒映着济南的蓝天。

这时候,你会想起童年时田野中间的打谷场,它就像是一片天空,落在无边的庄稼地中间。

这时候,也许还有歌声慢慢升起,或者是吟诵诗词的声音缓缓传来,恍惚间,你已经和广场融为一体,渐渐沉入城市温馨的怀抱之中。



【有此一说】

孟雒川是啥模样

□王繁荣

历史有时真是奇怪。

赫赫有名的孟雒川可谓清末一代巨商,当年常与上流社会交往。然与其交往的达官贵人多有照片留存于世,唯独孟雒川鲜见其影。孟雒川先生究竟是啥模样,成了多年来的一个未解之谜。

2012年,作为孟雒川故乡的章丘市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写一本孟氏祥字号的书,苦于没有孟雒川照片,遍访孟氏后人,居住天津的孟雒川后人提供了一张,乃一微胖老者。编书者如获至宝,将其刊于章丘市政协编写的《儒商》之中,并注明由孟雒川后人提供,这是史学界首次标明孟雒川的照片。



孟氏兄弟早期照片



济南估衣业同仁合影

此照片一出,引起不少研究旧军孟家的史学家和孟氏后人的关注,有一部分人对此照提出质疑,尤以西安孟宪恒先生观点最有代表性。孟先生年近八十,早年毕业于北大,其曾祖父与孟雒川是五服内兄弟,彼时常相往来。其曾祖过世后,孟雒川尊嫂礼仪,逢年过节必至家中问候。其祖母曾对后人言,雒川祖乃一清瘦老者,这样看来照片与前人所说就有出入。

据孟宪恒先生讲,2012年提供的照片出自1924年济南估衣业同仁合影。估衣业与典当相关,雒川祖可能居于其中。照片里中年人居多,逾六十岁老者仅有两人,即左四、左六。左六(即《儒商》所选照片)当在花甲以上,却未达古稀,略显臃肿,左四年近古稀,稍显消瘦。时年雒川祖已74岁,若在片中,当为前排左四。

同时,孟宪恒先生还提供了另一幅照片,为孟雒川兄妹早年合影,据说解放前曾在北京瑞蚨祥店面悬挂过,有较高可信度。照片中右一为少年时代孟雒川,右二为兄孟继箴,中间两位是长兄继符及其夫人王氏,左一或其姐妹。孟雒川兄弟四人,另一位兄长未成年早夭,家谱中未列名,故照片是其兄弟三人合影。

请注意兄弟三人容貌,眉毛两侧稍稀是其共同特点,再注意孟雒川个人特征,眼眶内陷,脸型偏瘦,这与他小时候就得到绰号“四猴子”颇吻合,其眼神也与估衣业同仁合影中的清瘦老者相仿。

说起“孟四猴子”,曾有一外地学者认为是孟觐侯,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孟觐侯名中虽有“侯”字,但此“侯”非彼“猴”,孟觐侯是瑞蚨祥的全局总理,因其精明过人,办事周全,能说会道,八面玲珑,颇受孟雒川赏识,但二人年龄相差十一岁,他称孟雒川为“小四叔”,早在孟觐侯还在襁褓之中时,孟雒川就有“孟四猴子”的绰号,这在章丘许多老年人记忆中都知道。所以“孟四猴子”只能是指孟雒川,孟雒川也只能是位“清瘦老者”。(此文部分段落引自孟宪恒先生博客)